

※學林誌傳※

吳曉鈴和「雙楫書屋」藏曲

吳書蔭*

吳曉鈴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戲曲和小說研究專家，生於一九一四年，一九九五年逝世，享年八十二歲。他是遼寧綏中縣人，自幼隨父親居住北京。因其父藏書綠雲山館，也自稱綠雲山館小主人吳嘿齋。他自己的藏書室則為「雙楫書屋」。由於自幼酷愛古典小說和戲曲，一九三五年，他由燕京大學醫學預科轉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習。一九三七年畢業，留校任教。一九三八年奔赴敵後昆明，受聘於西南聯大中文系。一九四二年八月，他應邀赴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執教，授課之餘，學習和研究印度古典戲劇。一九四六年底，回到北平，一九四七年，供職於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中心，仍在北大、清華、輔仁等校兼課。一九五一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，兼學術秘書。一九五七年轉入文學研究所，從事古代文學研究，一直到他逝世。

早在燕京大學讀書時，吳曉鈴就曾經親炙鄭振鐸先生，在小說戲曲文獻、版本目錄學方面，得到過鄭先生的真傳；轉入北大後，他又師從羅常培、魏建功兩先生，學習音韻、訓詁、校讎、考據之學，打下了堅實的傳統治學基礎。吳曉鈴興趣廣泛，博洽多聞，具有深厚的學術造詣。其學術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，在極其艱難的戰爭環境下，撰寫了許多高質量的戲曲考證文章，如發表在一九四一年《星島日報·俗文學副刊》上的〈《青樓集》作者姓名考辨〉（第二十九期）、〈杜仁傑生卒考辨〉（第四十二、四十三期）等，都是這方面的力作，在當時很有影響。前一篇曾受到陳寅恪先生的讚賞：「論據精確，欽服至極。」（致《星島日報·俗文學副刊》主編戴望舒函）他還撰寫和編輯了有關劇目文獻方面的文章，如〈現存《六十種曲》初印本小說〉、〈吳興周氏言言齋善本劇曲敘錄〉、〈鄞馬氏

* 吳書蔭，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

不登大雅文庫劇曲目錄〉、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劇曲目錄〉等。一九四九年以後，他公務繁忙，仍利用公餘空閒時間，主要從事戲曲文獻的校勘整理工作。一九五四年，他用自己所藏汲古閣《繡刻演劇》（即《六十種曲》）初印本零種及其他明刊本，對開明書店排印本《六十種曲》作了校訂；這一年他還以明萬曆間香雪居刊王驥德校注本《西廂記》、明崇禎間凌初成刊朱墨套印本《西廂記》為底本，校以明弘治十一年北京岳氏刊本等九種重要明清版本，並加以簡明扼要的注釋，「搞出一個比較接近於舊本（不是原刊），而又適合於一般閱讀欣賞的本子」^①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一九五八年，為了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周年，他和語言所的李國炎、單躍海、劉堅編校了《關漢卿戲曲集》，使關氏遺作首次結集出版。吳曉鈴深得鄭振鐸的器重，五十年代初，鄭氏把編輯《古本戲曲叢刊》的設想，首先告訴他並聘請他出任編委。吳曉鈴執弟子禮甚恭，「有事服其勞」，傾全力予以協助，不僅為其奔走效力，而且獻出自己的藏書供選用。八十年代初，由於主編鄭振鐸和編委杜穎陶、阿英、傅惜華、趙萬里、周貽白、趙景深都已先後逝世，主編《古本戲曲叢刊·五集》的重擔自然落在他的肩上，他不負重望，率領同道，使《叢刊·五集》於一九八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順利出版。《古本戲曲叢刊》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戲曲總集，鄭振鐸、吳曉鈴等先生及其他參與者，為它所做出的貢獻，功在當代，澤惠後世，永遠受到人們的敬仰。他研究的另一個重點領域是古典小說，對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、《三俠五義》等都有研究文章，考證精審，不乏新見。他撰寫了關於《金瓶梅》的系列論文，特別是〈《金瓶梅詞話》和李開先的家事與交遊〉、〈《金瓶梅詞話》與李開先的《寶劍記》比較研究〉兩篇文章，較早提出這部奇書的作者為李開先，引起同行的關注和重視。他還寫過〈說「誇張」——關於相聲散記〉、〈關於「影戲」與「寶卷」及「灤州影戲」的名稱〉等涉及曲藝的文章^②。

吳曉鈴大學畢業後，曾一度應華粹深先生邀請，到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兼課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他廣結戲曲藝人，像與他過從較多的著名武生演員王金璐，就是該

^① 吳曉鈴校注：《西廂記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4年），頁5。

^②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呂薇芬：〈逝水雖逝卻留痕——紀念吳曉鈴先生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2003年第2期，頁4；劉乃英：〈綏中吳氏藏書及其文獻價值〉，《首都圖書館同人文選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197，在此致以謝意。

校的高才生。後來，郝壽臣、馬連良、侯寶林等許多著名表演藝術家，甚至著名的電影演員王曉棠夫婦，也都是「雙楮書屋」的座上客。他們彼此尊重，互相學習，切磋技藝，成爲莫逆之交。他曾經擔任《馬連良演出劇本集》的策劃和總纂，編輯過《郝壽臣臉譜集》，幫他記錄整理《捉放曹的人物創造》，爲侯寶林等人撰寫的《相聲溯源》，調查資料，並負責審稿任務。他還幫助演藝朋友整理舞臺藝術經驗，甚至替他們代筆，曾經開玩笑地對業師吳小如說：「將來我可以出一個《捉刀集》了。」^③吳曉鈴先生熱情豪爽、樂於助人的品格，贏得了梨園行的尊敬和信賴，在當代研究戲曲史的學者中恐怕很難找出第二人。他通過觀摩演出，和演藝人士的親密交往，使他瞭解舞臺情況，熟悉梨園掌故，對其研究工作大有裨益。他既重視文獻資料，又不局限於文本，另闢蹊徑，故每發爲文章多能聯繫舞臺演出實際，中其肯綮。他生前已結集的《雙楮書屋劇考零札》（尙未正式出版）中，不少精闢凝煉的短文，就是這方面的力作。他還翻譯過印度戲劇《小泥車》、《龍喜記》、《沙恭達羅》等。據云，他的家人準備將其遺著和遺稿整理出版。

吳曉鈴不僅是著名的戲曲、小說研究專家，而且也是一個聚書極富的藏書家，其藏品之多之精早就蜚聲於外。記得一九八三年五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召開了「古本戲曲小說叢刊」出版工作會議，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講話時，希望《古本戲曲叢刊·五集》的出版質量要超過前人，於是舉出毛晉汲古閣《繡刻傳奇》的初印本，順便詢問在座的吳先生：「誰有全書？」他答曰：「我有。」李老感慨地說：「我真不勝羨慕之至！我才湊了兩本。」（筆者與會記錄），與會者也莫不對「雙楮書屋」的藏書表示讚歎不已。吳曉鈴辭世後，夫人石素真女士和女兒，遵照先生的意願，希望能將他的藏書妥善保存，使其完整地傳流於後世，故而有意贈與首都圖書館度藏。經過多方面的努力，終於在二〇〇一年由首都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入藏，特闢「綏中吳氏藏書」的專門藏書室，並進行系統的分類整理，正抓緊時間編出專題目錄，供給專門研究者和讀者查閱使用。

綏中吳氏藏書，計有各類古籍二二七二部，六三六二冊，其中明刊本七十三種，清乾隆以前刊本七十多種，多爲善本珍槧；清中後期的刻印本一千多部，其餘都是明清的抄本，不乏珍稀罕觀之本，還有少數稿本。另有梵文和孟加拉文圖書五

^③ 撰寫本文時，我曾經向小如師瞭解吳曉鈴先生的生平事蹟，這句話是他親自對我所說，並希望能寫入文章中。

六四冊。吳曉鈴的藏書與他的興趣愛好和學術研究的需要有關，同時也受鄭振鐸等藏書家的影響，以古典小說、戲曲和曲藝（包括寶卷、子弟書和鼓詞）為主，構成「雙楹書屋」藏書的最大特色，頗具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。像明萬曆四十年周氏大業堂刊本《通俗演義西東晉志傳》、崇禎二年己巳刊本《禪真後史》、崇禎刊本《金瓶梅》（殘）、貫華堂刻本《水滸傳》、乾隆二十九年刻本《綠野仙蹤》、乾隆二十九年刊大字本《癡婆子傳》、乾隆五十年董顯宗抄本《斬鬼傳》、以及程乙本《紅樓夢》等，都是「雙楹書屋」古典小說的精品。尤其是乾隆五十六年舒元煒精抄本《紅樓夢》，是該書刻印本之前的最早傳抄本，它比較接近於曹雪芹的原著，被海內外紅學家所矚目。它和《斬鬼傳》一道被影印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《古本小說叢刊》第一輯。在曲藝類藏書中，有寶卷一八七種，已被車錫輪《中國寶卷總目》所著錄，如明嘉靖二年刊本《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》（另有一種朱絲欄精抄本）、要比《中國古籍善本書錄》所著錄最早的嘉靖二十二年刻本《藥師本願功德寶卷一卷佛說三十五佛名經一卷》早二十年；又如康熙十年刊經摺裝《大藏苦功悟道寶卷》、舊抄本《東嶽泰山十王寶卷》，也都是非常稀見之本；至於明初黑口金鑲玉裝《銷釋金剛科儀錄說記卷》、明刊《銷釋準提復生寶卷》，雖然已經殘缺，但無他本可替代。據傅惜華《子弟書總目》著錄，公私收藏子弟書有四四六種（可能還不止此數），而綏中吳氏就收藏有一百多種，可以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（傅惜華舊藏）、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鼎足而立。其中絕大多數是百本張的抄本，有早期作者羅松窗的代表作《紅拂私奔》，以及裕文齋梓行的韓小窗《得鈔嗷妻》、別楚堂抄本《陳齊相罵》、三盛堂梓行的《崇禎爺分宮》等，都是不經見的珍本，至於《三皇會》、《乾鮮果菜名》更不見著錄和收藏。

在綏中吳氏藏書中尤以戲曲古籍最為突出：（一）數量大、涵蓋面廣。彙集了元、明、清三代乃至民國時期的重要曲集和主要作家的戲曲作品，舉凡雜劇、南戲、傳奇、宮廷大戲、承應戲、皮黃、影戲、曲選、劇目、曲話、曲韻、宮譜、樂譜，以及散曲、諸宮調和俗曲等，靡不熱心蒐求；明清刊本、覆刻本、影印本、排印本、傳抄本、稿本以及日本精裝本近千部（這只是初步統計，實際數不止），猶如一座規模宏偉的古典戲曲文化寶庫。品種繁多、內容豐富，真是琳琅滿目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國內除少數藏曲豐富的國家大型圖書館外，一些中小型圖書館只能望其項背。（二）藏品專題性強、版本價值高。如《西廂記》是吳氏的重點收藏，蒐集了不同時期各種版本約四十種，像各種金聖歎評點的第六才子書《西廂記》就有十

二種之多，治曲者莫不知道吳山三婦曾評注過《牡丹亭》，而他所藏《吳山三婦評箋注釋第六才子書西廂記》卻不為大家所知曉，至於明刊徐筆峒批點本、清抄朱璐評本《西廂記》都是流傳甚少的善本。清代蔣士銓的戲曲作品也是他用力收藏的，有《蔣茗生藏園九種曲》、《藏園九種曲》（吳曉鈴注：與通行本異）、《紅雪樓十二種填詞》、《清容外集》、抄本《鉛山逸曲三種》等，幾乎包括了重要的本子。像《琵琶記》、《牡丹亭》等名劇，也都蒐集有多種版本。他的主要藏曲雖然以清刊本為主，但也有不少明刊善本，尤其以汲古閣《繡刻演劇》初印本最有名，國內公私收藏也湊不齊一套完書，因此，吳曉鈴先生為擁有它而感到自豪。今核查，有三十二種初印本，如果去掉複本，今尚存《金釵記》、《鳴鳳記》、《八義記》、《明珠記》、《玉簪記》、《還魂記》、《紫釵記》、《南柯記》、《春燕記》、《懷香記》、《繡襦記》、《投梭記》、《錦箋記》、《紫簫記》、《白兔記》、《曇花記》、《龍膏記》、《飛丸記》、《節俠記》、《雙珠記》等二十種，殘本三種：《尋親記》（存卷下）、《精忠記》（存卷下）、《贈書記》（存卷上）。還另有一部由實獲齋刊印的《六十種曲》，吳氏藏書草目注云：「內有初印本五十二種。」而在《繡刻演劇》初印本第二套的扉頁上，也標有「實獲齋藏版」字樣，由此可知實獲齋刻本也可能是初印本。如果確實是這樣，他說有「全書」就不是什麼誇飾之詞。不過也有學者對實獲齋本提出質疑：「實獲齋和汲古閣是什麼關係？僅僅是第二帙由實獲齋藏版還是全書均由實獲齋藏版，這些都是待揭的謎。」^④這還有待於發掘新材料，作深入研究，才能進一步證明實獲齋本是否是初印本。在清刊本中多數是各時期的原刻初印本，如清初刻本李漁的《笠翁十種曲》、徐沁的《曲波園二種曲》，康熙刊本嵇永仁的《揚州夢》、《雙報應》傳奇，蒼山子的《廣寒香傳奇》、□頊的《迎天榜》（已故陸萼庭先生考訂作者為黃祖顛〔頊傳〕^⑤）、孫楷第先生舊藏原刊本《西堂樂府》等，都應當是難得的刊本。（三）重視梨園抄本蒐集，反映舞臺演出面貌。吳曉鈴先生經過辛勤蒐集，甚至親手抄錄，積累了大量未經刊印的珍稀抄本，是其所藏刻本的兩倍。如南府、昇平署和班社藝人的演出本，包括承應戲、皮黃戲及各種宮譜和樂譜，還有古吳蓮勺

④ 蔣星煜：〈汲古閣《六十種曲》及其〈北西廂〉〉，《明刊本西廂記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243。

⑤ 陸萼庭：〈《迎天榜》傳奇作者考〉，《戲曲研究》第35輯（1990年12月），頁77。

廬和飲流齋等名貴抄本，都具有獨特的文獻收藏價值。（四）批注、校勘、題跋和題記本較多，具較高的研究價值。除了少數名家批校題跋外（如許之衡所批王國維《曲錄》以及對抄校本明清傳奇的題跋），但大多數出於吳曉鈴的手筆，如為《錄鬼簿》、《曲品》、《今樂考證》等所寫題跋或批注。他每得善本佳刻或罕見抄本時都寫有題記，僅戲曲部分就有六十多篇。這些題跋和批注，不是考訂作者、訂正著錄失察、校勘文字訛誤，就是敘說版刻源流、對比版本異同、評鑿藝術高下，皆有獨到之處。當然不少題跋也寫出他的淘書經過，從中可以窺知，他每獲一珍本秘笈所付出的艱辛和心血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綜上所述，綏中吳氏藏書雖然數量不及大藏書家，但他獨特的藏書品味和實用價值，可以和鄞縣馬氏「不登大雅堂文庫」、東至周氏「幾禮居」、大興傅氏「碧藻館」、吳興周氏「言言齋」相媲美，吳曉鈴是繼馬廉、鄭振鐸、周明泰、傅惜華、周越然、阿英之後，研究小說、戲曲、俗曲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。

他的藏書目的非常明確，不是為了插架縹緗、清玩鑑賞，而是供自己研究使用和服務於社會。首都圖書館本著「以人為本，讀者至上」的辦館宗旨，決定開發利用吳氏藏書，使私家藏書變為社會共同的文化財富，更好地服務於廣大讀者和研究者。因此，他們首先將絕大多數未經刊行和名家過錄的珍稀抄本或稿本，經過篩選和整理，編輯成《綏中吳氏鈔本稿本戲曲叢刊》。學苑出版社出版得知後，大力扶持學術研究資料的整理出版工作，慨允將其出版，以裨助學人之所需。

《綏中吳氏鈔本稿本戲曲叢刊》共收錄三八三種，分為精裝四十八冊。計有：

元代、清代雜劇十七種

元雜劇僅收朱璐《朱景昭批評西廂記》一種，吳曉鈴先生在他整理的校注本〈《西廂記》前言〉中，稱它是稿本，我們認為定為「舊抄本」的說法比較審慎恰當。此書不分卷，十六套，題「（元）王實甫撰 關漢卿續 朱璐批評」。它與雍正刻本《才子牡丹亭》版式一樣（此本原為吳興周氏言言齋舊物，後歸吳氏所藏），都是上下對開兩欄，上欄為批評文字，下欄乃正文。它不見於前人戲曲書簿著錄，也無刻本傳世，從不被海內外其他研究《西廂記》的學者提及，很可能是唯一的存世孤本，因此顯得特別珍貴。所收清人雜劇十六種，如裘璉的《萬壽無疆昇平樂府雜劇》、半粟的《南華夢雜劇》、佚名的《恒娘傳雜劇》和《楊妃春醉》等，都是不見於著錄的孤本。孔昭虔的《孔荃溪二種曲》：即《蕩婦思秋》和《葬花》，據

傅惜華《清代雜劇全目》著錄，也不見有刊本傳世，只有傅氏本人存有嘉慶間抄本，現歸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。今又多出此本，可資校勘和比較之用。《楊妃春醉》僅存一折，封頁題作「環影」，吳氏標為「稿本」。莊一拂《古典戲曲存目彙考》據葉德均《曲目鉤沈錄》著錄^⑥，清人亦齋撰有《環影祠》傳奇，同樣也是譜唐明皇、楊貴妃故事，劇本已佚。我懷疑這孤零零的一折雜劇，又題作「環影」，有可能是《環影祠》的佚曲。

明、清傳奇七十二種

收錄明代傳奇二十五種，清代傳奇四十七種，總計七十二種，主要分為兩種情況，一種是名家的抄本、改訂本，另一種是稀見抄本和稿本。

前者有古吳蓮勺、飲流齋等名家抄本，以飲流齋抄本最引人矚目。飲流齋是近代著名曲學家許之衡(1877-1935)的室名。他字守白，號曲隱道人，浙江仁和(今屬杭州)人。生於廣東番禺，為康有為的入室弟子。清光緒二十九年貢生，後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。一九一七年九月，吳梅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，許之衡與他、李釋勘、劉鳳叔等曲家訂交，共同研討曲律。許氏精於曲學，一九二二年秋，吳梅南歸，向校方薦許以自代。一九二三月十月，許之衡擔任北大曲學教授、國學門導師。著有《曲律易知》、《詞學研究》、《守白詞》、《中國音樂小史》以及《玉虎墜》、《錦瑟記》、《霓裳豔》等傳奇。一九三五年二月病逝。他所精心抄錄或改訂的明清傳奇名著，為治曲者所重，除《金丸記》、《五福記》、《潛龍佩》(朱絲欄抄本)三種外(前兩種為周明泰幾禮居收藏，今歸上海圖書館；後一種傅惜華舊藏，今屬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)，其餘三十一種成為「雙楮書屋」的精品。計有《雙忠記》、《胭脂記》、《投筆記》、《金貂記》、《祝髮記》、《鸚鵡洲》、《靈寶刀》、《紫釵記》、《改本邯鄲夢》、《重校雙魚記》、《一種情》、《桃符記》、《旗亭記》、《雙金榜》、《花筵賺》、《雲臺記》、《元宵鬧》、《綰春園》、《想當然》、《鳳求凰》、《倒流紗》、《占花魁》、《麒麟閣》、《太平錢》、《豔雲亭》、《朝陽鳳》、《未央天》、《聚寶盆》、《揚州夢》、《陰陽判》、《玉梅亭》等。許氏為審音訂律之專家，對其中《胭脂記》、《想當然》、《豔雲亭》和《玉梅亭》四種，因通行伶工俗本，或曲律舛謬，或句

^⑥ 見葉德均：《戲曲小說叢考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)，頁133。

法漏略，或句讀全乖，均為更訂。這項工作主要完成於他在北大執教期間，大多數過錄本或改訂本都寫有題跋。如：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寫的《朝陽鳳傳奇》題識云：

《朝陽鳳傳奇》，據《曲錄》有二本，一本為朱良卿撰，一本為朱素臣撰。今細察此本乃素臣所作也。余讀素臣《十五貫傳奇》，〈監會〉一齣，用【北新水令】、【南步步嬌】合套，全齣用車遮韻；又讀其《聚寶盆傳奇》，〈完城〉一齣，又用【北新水令】之南北合套，全齣亦有用車遮韻；今此本〈救瑞〉一齣，又是【北新水令】之南北合套，亦是用車遮韻。筆墨既然相同，而車遮一韻亦屢用不厭，因此定此為素臣之作，確然無疑。

只有讀書認真細緻，對作家作品和曲律了然於心，才能作出如此精闢的論斷。又如一九二七年八月撰寫的《雲臺記》跋語：

《雲臺記傳奇》，明薄俊卿撰。此為明文林閣十種本。……其中關目結構，亦有稍可議者，如分為四十四齣，未免頗嫌其多；過場短劇，可剪裁刪節者，正自不乏。然細審之，其關目之欠靈動，排場之欠緊湊，確是明中葉作者之派。以視晚明靈巧機括，雖似稍遜，然論時代則益可寶貴矣。

一針見血指出明中葉戲曲篇幅冗長、關目散漫、缺乏靈巧的弊病。其他題跋也都評品得當，發人深省。這裏就不一一舉例。飲流齋抄本曲本的公開出版，將會引起戲曲研究者的興趣，滿足大家盼望已久的期待。

後者主要是尚未公諸於世的孤本、稀見本和稿本，如《如意緣傳奇》，北京大學藏本僅存十齣，而此為完帙，又如《禪仙逸史》，除此本外，另有一種道光殘本（存卷下），為飲流齋所得，後歸傅惜華；他如《雙義緣》、《如夢緣》、《平蠻圖》、《玉獅記》、《鴛鴦樓》、《本草記》等都不見於著錄；勺園（即金綏熙，莊一拂《古典戲曲傳奇彙考》則誤作鐵寶）的《青樓烈》（又名《黑海蓮》），均係未刊印的稿本。《南樓記》寫馮婉貞與嚴耕事，與另本寫刁南樓事的《南樓記》（又稱《南樓傳》）迥然有別，雖然僅存三齣，也收入《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》中。《古本戲曲叢刊》五、六、七、八諸集，主要收清人傳奇，吳曉鈴親自擬訂了入選目錄，他準備選用自藏的清抄本、稿本傳奇就有十四種之多。如「五集」已收清初智達《增廣歸元鏡》、黃鉞《四友堂里言》、佚名《葫蘆幻》、《金蘭誼》、《玉蜻蜓》等五種，為避免重複，就不再收入這個叢刊了。本叢刊所選作品除珍稀者外，還以有吳氏題跋者居多，如，他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題《逍遙亭》的跋語，云：「一九三八年，見舊抄本《紅雨雪樓三種曲》於隆福寺三友堂，

即此本及《敬壽碑》、《三緣報》是。當時曾以鋼筆錄此劇二齣及《敬壽碑》全帙。一九五一年謄真《敬福碑》，今又抄出此本，先後凡四十載，余亦垂垂老矣。……作者傳係羅梅江，未遑考索，僅記。」傳此書後為路工所得，不知尚在人間否？今存此二本，已收入本叢刊中，可不負吳曉鈴先生數十年蒐求的苦心。有人曾問：孫埏《錫六環》（一名《彌勒記》），既有雍正十年刊本，為何《古本戲曲叢刊·五集》不收，反而據抄本影印？他為抄本所寫的題記，可以回答這個問題。一則曰：

此吳興周氏言言齋舊藏也。所謂雍正刊本者蓋據自序而云然，非是，一望可知其為光緒間刻本。頃在虎坊橋中國書店，承孔裏千兄見示抄本，末題：「光緒戊寅皋月六世孫學素拜錄。」則刻本當自光緒四年出也。頗欲得之，不知能如願否？買書亦須後門走走，為之一歎！

此則「跋語」作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，過了十天，又一跋云：

又十日，得孫鏞手抄本，文字與刻本易，蓋上木時有所移易。略校之，則抄本為勝，可寶也。

他憑藉對版本鑑賞的銳利眼光，指出僅靠作者自序斷定版本不足為據。因為《錫六環》刻本後出，不如抄本，當然《古本戲曲叢刊·五集》擇善而從。可見吳曉鈴確定《古本戲曲叢刊》底本的認真審慎態度。他有一部殘本《昇平寶筏》，曾與首都圖書館所藏《西遊傳奇》作了細緻比較，從而發現此兩本「不完全一樣，與原故事情節之取捨更有較大不同。這個殘本《昇平寶筏》，其故事情節較接近《西遊記》小說，而《西遊傳奇》刪節較多」。此書規模太大，我們沒有收錄，但另挑了一部頁數較少的殘本，將吳曉鈴對兩書的比較文字和按語附錄於後，供大家參考。據他對家人說，每一篇「題記」或「跋語」，都是一篇論文的提綱。然而，先生惜墨如金，未能把它們寫出來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遺憾。

宮廷承應戲和皮黃劇本

清宮承應戲數量龐大，品種繁多，早在南府時就流失於外，當昇平署遷至景山，散佚更多。辛亥革命之後，隨《清昇平署檔案》的散失，昇平署抄本戲曲也流落民間，遂為私家所收藏。今主要集中收藏於故宮博物院、中國國家圖書館、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（原為傅惜華舊物）、上海圖書館（原為周明泰舊藏）等處。由於未加整理，仍塵封在書庫裏，究竟還存多少，誰也搞不清楚。一九三六年，故宮

博物院文獻館將十六種承應戲編為《昇平署月令承應戲》，由故宮博物院排印出版，因譜板排印不便，只得從略。就是這種恢復舊觀的本子也成了「孤本」，如今專門從事晚清戲曲，特別是宮廷戲研究的學者都很難以看到，一般讀者當然無由問津了。

「雙楮書屋」藏有南府、昇平署抄本月令承應戲一百八十多種，雖然沒有詞臣恭錄進呈的安殿本，但大多數是伶工的手抄本（其中《咸豐萬壽午宴承應之二》等二十八種，係吳曉鈴先生自過錄本），內容幾乎涵蓋了各種節日、月令、宴享、祝壽、冊封、彌月、行圍以及浴佛、迎祥等方面。不少都帶有提綱、鼓板和曲譜，反映了宮廷演出的盛況。詞臣張照等不僅編撰宮廷大戲，也寫有不少月令承應戲，極其歌功頌德之能事。吳曉鈴在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劇曲目錄〉的前言中說：「普通的曲目多是把它併入雜劇中的，我以為就承應戲的體制和內容講來，似乎都不十分恰當，而且承應戲本在清代又是那樣的繁多，所以就把它分列出來了。」編者同意他的看法，將承應戲單獨列為一類，並按照他擬訂的順序排列先後。

除了承應戲之外，還有南府舊外二、三學的《末段犀鏡圓》、《鬧花燈》、《盤龍嶺》、《玉鴛鴦》、《雙飛燕》，舊大班的《無暇璧》（提綱），都不見著錄；至於《四段下南唐》、《十段通仙枕》、《十一段通仙枕》，不見他處所收藏；還有數量眾多的舊皮黃戲的演出角本，也不易得到。它們既為研究宮廷戲曲演出和京劇的形成發展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；也對今天的戲曲改革、推陳出新，具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皮影戲

皮影戲主要是舊時我國北方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小戲，流行於農村的廣場和廟會，在清代甚至進入北京，「各王公府多好影戲，如怡王、肅王、禮王、莊王、車王等府，皆有影戲箱，及吃錢糧之演員」^⑦。至光緒年間，灤州影戲遂占據北京影戲的天下。有的影戲沒有臺本，如涿州影戲，靠演員師徒傳承，口傳心授，而灤州影戲則照本演出，其本子稱「影卷」，分為小戲和整本大戲。隨著時代變遷，影戲

^⑦ 顧頡剛：〈中國影戲略史及其現狀〉，《文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第19輯，頁119。

漸漸衰落凋零，其傳本幾乎喪失殆盡。記得八十年代，有一位美國學者向吳小如師學習戲曲，專門研究皮影戲，先生曾託我尋覓劇本，我查閱戲曲研究所資料室的有關藏書目錄，也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資料。不久我去太原出差，邂逅吳曉鈴先生，他去晉南調查影戲情況，後來也沒有聽說有多大收穫。本叢刊所收清同治十三年(1874)志成堂抄本灤州影戲總講《五虎傳》、《小英傑》，以及道光年間瑞祥堂吳記抄本《鎮冤塔》，都是描寫歷史故事的連臺本大戲。《五虎傳》十二卷，一五六七頁，係老藝人馬連登一九七六年所贈，書後跋云：

此西河大鼓老藝人馬連登先生所貽也。馬老之子增奎、女增芬、增蕙皆蜚聲曲壇，後繼有人矣。此本為灤州影戲總講，「甲戌」當是清同治十三年。余童年在灤縣，常於街頭夜觀影戲，戲班多為樂亭人。進學後，治戲曲之學，嗜書，然所收影卷至少，僅《小英傑》、《鎮冤塔》數種而已。今得此本當什襲藏之。

十二月十五日，老人以胃癌逝去，十九日哭祭於八寶山。重展此卷，不禁人琴之慟。

《蒙古車王府藏曲》中只有《三疑記》、《大拜壽》、《收青蛇》等八種小戲影卷，而這三種連臺本影戲，儘管吉光片羽，也彌足珍貴。

散曲

吳氏藏曲中集中了不少明清散曲作家的集子和選本，其中不乏善本。他曾用自己所藏殘抄本《北宮詞紀》外集，校補了趙景深點校本《北宮詞紀》（明陳所聞輯刻），並將殘本四、五、六三卷附於其後，使之內容更為完整豐富。謝伯陽先生編輯《全清散曲》時，吳先生把自己珍藏的劉一明《會心集》慷慨地送給他。本叢刊收明清散曲集九種，像許之衡舊藏明抄本《雙溪樂府》、據明嘉靖間章啓人刊本影抄的《樓居樂府》、丁綵的《丁綵小令》、佚名《北征集散曲抄》等，都是散曲中的善本。

曲譜

吳曉鈴對曲譜情有獨鍾，苦心孤詣的蒐集了各種刻本、抄本宮譜和樂譜五十多種，本叢刊就收有三十四種，讓人驚歎不已。如乾隆三十年載寧堂張本旭錄《仙音宗旨》、道光二十一年胡輔周抄《萬花燈鑼鼓譜》、光緒六年張采田《大十番笛

譜》稿本、光緒十三年《潯陽譜》、民國五年至七年抄本《乞盒集曲》、別夢堂抄本《二黃月琴隨唱托板》以及《響遏行雲曲譜》、《自怡曲譜》、《工尺字傳聲譜》、《南府舊本崑劇吹打譜》、《隋音雅韻十番鑼鼓譜》、《水門鑼鼓秘譜》、《水雲笛譜》等，有些是伶工手錄秘笈，不輕易示人。如沒有他的即時搶救，稍縱即逝，可能早就煙消雲散，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。

曲目、曲評和史料

此類所收錄的《止酒停雲室曲錄》、松鶴齋主《戲目》、《皮黃劇目》和《二黃戲目錄》等，反映了清末民初上演的京劇劇目，可供研究京劇史者參考。用董康誦芬室稿箋抄錄的《西廂記考釋》，雖然僅存二、三、四卷，亦可寶也。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《暖紅室校刻傳劇資料叢輯》，它由清末詞學大家況周頤致劉世珩二十通未刊手札組成。辛亥革命後，況氏以遺老寄居上海，生活困窘，靠幫助劉世珩校勘戲曲劇本謀生。劉世珩《彙刻傳奇雜劇》的〈自序〉裏，曾提到參與此書的複勘者，有「臨桂況舍人夔笙（周頤）」，關於校勘情況則語焉不詳。而這批手札卻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關於暖紅室編印《彙刻傳劇》的最新史料；同時也是瞭解和研究況周頤晚年生活的重要資料。我已另外撰有文章。

這個叢刊的編輯出版在於保存研究資料，編者對所收底本不作任何刪節，如原本缺頁，也無從配補，一律依照原樣影印。集前編有較為詳細的總目，可供讀者檢索查閱用。如果吳曉鈴先生有在天之靈，看到自己畢生辛勤收藏的曲本能得以影印出版，服務於社會，也一定會莞爾而笑。